

遇见

马明博◎著

中国发展出版社

有时不经意间的相遇，
让我们恍然大悟。



评述

马明博
◎ 著

中国
发展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禅遇/马明博著. —北京: 中国发展出版社, 2008. 7

ISBN 978 - 7 - 80234 - 245 - 3

I. 禅… II. 马… III. 禅宗—通俗读物

IV. B946.5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1476 号

书 名: 禅遇

著作责任者: 马明博

出版发行: 中国发展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)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80234 - 245 - 3/B · 6
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6000 册

定 价: 27.00 元

咨询电话: (010) 68990642 68990692

购书热线: (010) 68990682 68990686

网 址: <http://www.developress.com.cn>

电子邮箱: fazhanreader@163.com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社图书若有缺页、倒页, 请向发行部调换

艳 遇

是禅遇，也是一场艳遇。

金鸭香销锦绣帏，笙歌丛里醉扶归。

少年一段风流事，只许佳人独自知。

——这艳遇中的少年与佳人，最终冷若冰还是热似火？作为旁观者，我们没有答案。

这首艳诗，出自宋代大禅师圆悟克勤。

这竟然是一首禅门开悟诗。

艳遇会是禅？我不明就里。

什么是禅？

说得清楚的，不是；说不清楚的，也不是。

在禅的迷宫中，周旋、回绕，我一直找不到出路。

有一天，我读到净慧禅师的一段话：“满目青山是禅，茫茫大地是禅，浩浩长江是禅，潺潺流水是禅，青青翠竹是禅，郁郁黄花是禅，满天星斗是禅，皓月当空是禅，骄阳似火是禅，好风徐来是禅，皑皑白雪是禅，细雨无声是禅。……禅作为真、善、美的完整体现，它确实是无处不在的。”

我忽然明白，禅在世间，是不排斥美的。



禅告诉我，人生就像一次旅行，重要的不是途中的风景，而是我们看风景的心情。人生的幸和不幸，并非来自生活本身，而来自我们赋予它的意义。

在日常生活的人与物中，由于禅的开启，我与众多的美相遇。

这些相遇，我视为艳遇。

我心怀感恩，努力扩大心量，包容着和而不同的艳遇。

当这些艳遇的感受，陆续成为粗浅的文字时，我愿意拿出来，与大家分享、结缘。

我期待读《禅遇》的人，都成为未来“艳遇”故事的主人公。

马明博

2008年6月

比我老的老头

- 鲁迅书桌上的菩萨 2
- 白石老人的简朴 8
- 有缘不识张中行 10
- 黄永玉：比我老的老头 12
- 好玩的韩羽 19
- 王蒙：快乐即智慧 25
- 柯文辉：禅师与少女 30
- 井上有一：贫的精神 37

终日到门唯白云

- 远远地，望一望弘一法师 42
- 隔岸呼渡，遥想苏曼殊 57
- 隐藏的风景 63
- 百衲衣下的禅心 70
- 终日到门唯白云 73



- 顺着僧人窥基手指望去 84
- 拈花人，最相知 90

欢喜的眼

- 乡下人沈从文先生 96
- 假如爱玲也通禅 99
- 汪曾祺：留下青翠的草木 102
- 平凹澡雪 105
- 石头记 108
- 有月亮的晚上，听周国平讲尼采 113
- 安静，一下午的时光 115
- 欢喜的眼，愉悦的唇 119
- 不要找，要等 123

一根会散步的线条

■ 一根优雅的、会散步的线条	128
■ 有尔乔的世界	132
■ 被捡拾的敦煌遗梦	139
■ 达摩的眼睑	145
■ 观我	149
■ 会行走的稻草人	153
■ 呆子芋头	156
■ 善女人	160
■ 夯斋与安	165
■ 看刘月卯写字	170
■ 书桌上的瓦尔登湖	174
■ 空山灵雨	178
■ 江南梁少膺	181
■ 师水	184
■ 多情的石头	187
■ 石头上的减法	191



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

- 灵山深处 196
- 潘家园的佛 201
- 因为懂得，所以慈悲 208
- 一头牛其实怎样 212
- 笨爸爸才是好爸爸 216
- 是满足一千个欲望，还是战胜一个 221
- 真草隶篆行宜兴 228
- 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 232

后记

- 喂，就这样 237



比我老的老头

鲁迅书桌上的菩萨

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。

游人稀少，鲁迅博物馆内很安静。

我低头看了看印在参观券上的先生照片。

先生浓密的眉毛与胡须，我所熟悉的——童年记忆中，村中代销点有一张先生的版画像，父亲曾指着先生像下的两句诗，一字一顿教我读“横一眉一冷一对一千一夫一指一，俯一首一甘一为一孺一子一牛一”。先生浓密的眉毛与胡须，就这样刻进我的记忆。先生左侧有一团红色的光在照耀着，很感兴趣，先生是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。先生举着右手，指间挟着一支香烟。1881—1936，先生生卒年份；一句话：“倘能生存，我当然仍要学习。”

下雨了。

稀疏的雨滴落在水泥砖砌过的地面上，一点两点，像在计算院中有几多游人。

我们快步走进陈列厅。

楼上楼下，陈列着先生的生平、著作、书影、语录、照片。陈列厅里很安静，有三五个人，伫立着仔细阅读着展板上的文字，都静静地，静到侧耳谛听时入耳便是他人的呼吸。间或有脚步声向上而下，如投石于水，打破这宁静。激起涟漪，但很快涟漪歇去，宁静依然。

这里展示的，是先生世界的一部分。当然，先生也是这个世界

的一部分。先生及其著作，从小处说，依然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；从大处说，已经成为全球文化世界不可避免的一部分。

走出陈列厅时，诗人臧克家吟出的诗句浮现心头。“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……”

鲁迅故居，在陈列厅西侧，坐落在博物馆西北角。

青砖整齐，丝毫没有留下时光打磨的痕迹。青砖围墙外，保留了宫门口西三条的一截胡同。

鲁迅故居像博物馆腋下夹裹的一个方盒子，油过、漆过，再做旧。或者像一部用灰布作套包装起来的线装书。

雨停了。流云罅隙间，偶尔露出阳光。

站在拱形门下，一道阳光照亮迎面照壁的一角，像书中一个作记号的折角。

那前一位读者因为偶然有事，折一下书角，放下书，匆匆离去。

我有缘遇到这本书。于是，展开这折角，走进这书的深处，漫游在字里行间。

这是个看似寻常的四合院。院里有两株白丁香，先生手植的。牌子上标着种植日期：1925年4月5日。

80多年过去，这两株老树依然枝丫繁茂。

“北京暖和起来了；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，活了；还有两株榆叶梅，至今还未发芽，不知道他是否活着。”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说。

先生心绪似乎好起来了。

这两年间，他心力交瘁。1923年8月，刚刚迁出八道湾，先生大病了一场，失眠、发烧、咳嗽，甚至吐血。

半个月前，先生和弟媳——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发生冲突，进而兄弟决裂。



搬出八道湾，先生租住在西城的砖塔胡同。先生的母亲也要搬出八道湾与儿子同住，可是砖塔胡同的房子太局促。先生带病连跑数月四处看房，终于决定买下阜成门内的六间旧房。

房子太破，无法居住，先生亲手操办房子改建事宜。从1923年10月到1924年5月，改建完工。从房屋设计到拟订《做法清单》，从请瓦工、木工、油漆工，到“看卸灰”，“买玻璃”，都是先生自己经办的。

这个家，分为前院和后院。

前院：南房三间，是藏书室兼会客室；东西小厢房各一间，东原为女工住，现在是小陈列室，展览着先生手绘的房屋设计图；西原为厨房，现在是故居工作人员的办公间；北房三间，左侧先生母亲住，右侧朱安女士住，中间堂屋是起居间、餐厅，向北伸出一块，即如“凸”字突出的那一小方块，是先生的卧室兼写作间。在北京，这延伸出的一块，叫做老虎尾巴。

从北房西侧往里走，有一截小过道，通往后院。

这是一个十多米见方的小院。

“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这是先生在《秋夜》里的开头。后院墙外的一株枣树和另一株枣树，现已无存。倒是先生信里提到的“不知死活”的榆叶梅，如今依然苍劲蓬勃。

在后院，隔着屋后的大玻璃窗，我仔细地观察这“老虎尾巴”。

北侧是一张床，又窄又硬，当年是用“搁在两条长凳上的几块硬板合成的”。东侧是一张三屉桌，桌前摆着一把磨得发光的藤椅。一个木书架挤在角落里。从北窗进来的光，上下午没有什么变化，这使先生执笔写字时，不至损害目力。

书桌上，放着先生用过的茶杯、烟缸、笔架、笔筒、钟等物件，书桌左角立着一盏煤油灯。夜深了，“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，还有许多飞虫乱撞。”有时“哇的一声，夜游的恶鸟飞过了。”



鲁迅书桌上的菩萨 张祈 摄

风物依然，只是藤椅空着，先生没在这里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仿佛先生读书写作倦了，搁下笔，到外面去散步了。

1924~1926年，在这逼仄的、8平方米大小的“老虎尾巴”里，在这盏煤油灯的光晕下，先生以那支“金不换”毛笔，写下《野草》、《华盖集》的全部及《华盖集续编》、《坟》、《朝花夕拾》、《彷徨》中的部分作品，印行了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《热风》等著作，翻译作品200余篇。

在先生的书桌上，我看到了观音菩萨，在一个小镜框里。

先生是与佛有缘的。

许寿裳曾写道：“民三（1914年）以来，鲁迅开始看佛书，用功很猛，别人赶不上。”

在1914年的《鲁迅日记》中，先生记录下他购买的80余种佛教书籍，其中有《释迦成道记》、《金刚般若经》、《发菩提心论》、



《大乘起信论》等。

1915年7月，先生逐句校对佛教寓言集《百喻经》。为母祝寿时，先生委托金陵刻经处刻印《百喻经》100册，前后捐款洋60元。印成后尚有余资6元，又拨刻《地藏十轮经》。

1916年，先生购买《净土经论》、《妙法莲华经》等，并用13个晚上抄录《法显传》。《法显传》是记述东晋高僧法显为求取佛经，渡流沙、越葱岭、泛沧海，舍身求法的事迹。

1936年，先生写道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。”对于舍身求法的僧人法显、玄奘，先生认为他们同样是“中国的脊梁”。

先生与佛教结缘，并非始于1914年。先生年幼时曾拜长庆寺住持龙师父为师。1936年，已享盛名的先生写下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，怀想“半个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”，虽然“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，无论谁，都称他为‘龙师父’”。

先生书桌上的观音菩萨，是梁启超之子、后来的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察河北正定大佛寺时拍摄的。回到北京后，梁思成拜访鲁迅先生，这张照片便作为礼物留在这里。

这尊观音，头戴宝冠，项饰璎珞，帔巾下垂，她右腿屈起，搁于左腿之上，右手搭左腕抱住右膝，头微右侧，身略前倾。这一姿势，与凡人无异，因此，她最易让人亲近。这尊观音菩萨，因与殿中的主佛释迦牟尼相背而坐，被称为“倒坐观音”。先生非常喜爱这尊观音，赞其为“东方美神”。

——问观音缘何倒坐？因众生不肯回头。

先生知道，正是因为众生不肯回头，所以菩萨发愿救度人心。

先生自问，救度人心应该走哪条路？他试着给出答案，“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，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”。

行走城市柏油路面的现代人，很难理解先生所面对的披荆斩棘

地艰辛，血淋淋的代价以及找不到路时的彷徨。

先生决意不再做那个时代的彷徨者。他想，人心沉迷时，善意的劝慰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。他决定做“狮子吼”，来振聋发聩。

先生以金刚怒目的方式关注民生，以菩萨低眉的心肠写下救世的文章。

先生书桌上的菩萨，一直在他抬眼可及的视线里。

因此，先生知道，虽然自己在孤独地行进着，但并不孤单。

白石老人的简朴

素来喜欢白石老人的写意画。寥寥数笔，简简单单，疏朗明快。

后来，读书才知道，白石老人早年是画工笔的。据说，当年，他的工笔《仕女图》能够细致地表现出画中人物纱衣里透出的锦缎花纹。看来，艺术之路，总是这样，由繁入简，由巧归拙。

偶然从其他文章中，获知白石老人吝啬。比如，他画虾以只论价，且分文不可少；比如，他每次作画，裁剩的纸张，会细心留存，闲下来粘贴在一起，接起来再用；比如，解放初，诗人艾青到白石老人家中做客，保姆给艾青沏茶，白石老人要看看杯子里的茶叶放没放多，如果见茶叶放多了，他会当着客人的面训斥保姆。

抗日战争中，白石老人在门上贴着“白石老人心病复发，停止见客”的告白，终日闭门。他的12个子女，皆靠他卖画为生。此时，他宁肯生活拮据，也不卖画。

有人劝他到国外卖画，白石老人说：“饥则有米，寒则有衣，无须多金，反为忧虑也。”

白石老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“大腕”，而认为自己只是个粗人，只是个卖画刻印、凭劳动吃饭的人。所以，他对来家里干活的送煤工等人都是非常客气，有时甚至会送画给他们。

1945年10月10日，侵华日军在北平投降后，白石老人又恢复卖画刻印。琉璃厂一带的画店又挂出了齐白石的润格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白石老人喜收新风霞为干女儿。在齐宅，老人